从绿水青山中提炼舒心的日子

□马淑琴

门头沟区是位于北京西部的纯山区，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98.5%，北京的母亲河——永定河贯穿全区，青山绿水是大自然的恩惠与赐予。门头沟的采煤历史源于辽代，曾烤热六朝古都，也为新中国的首都贡献了“一盆火”；这个革命老区，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了“一腔血”；为落实首都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，从2010年起，关闭了所有煤窑，开始为首都奉献“一片绿”。

当时，煤业的“黑”退却了，新的产业尚未确立，全区的市级标准低收入村45个，区级标准低收入村29个。近年来，门头沟区委区政府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通过多种形式开展低收入帮扶，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，坚定做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思想的践行者。截至2019年底，全区所有低收入户均已超过低收入标准线11160元，提前一年实现上线率100%。随着幸福生活指数的大幅度提高，山区老百姓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家乡，越来越有自信与尊严。

灵山脚下的幸福山村

“首都屋脊”的灵山脚下，蓝天如洗，白云飘飘，400岁的敌楼仍在山崖守望。“中国最美休闲乡村”“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”的牌匾就挂在村口。洪水口村属门头沟区清水镇，位于“京西边陲”。全村168户，313人，靠入股、住宅资产搞旅游和集体资源挣钱。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践行“两山”理论，发展精品旅游和民宿绿色产业，打造出了一个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。村内漂亮的两层住宅小楼整齐排列，街道干净整洁，湖水碧波荡漾，处处鲜花盛开。

由于地势高，无霜期短，“种一葫芦打两瓢”，过去的日子跟着山风出逃。本世纪初起，村两委班子在党支部书记于广云的带领下，充分利用灵山山麓绿色资源，组织村民成立聚灵峡景区、二帝山市级森林公园等6个股份合作组织，引导村民成为“职业看山人”，带动村民共同富裕。2019年全村股金达800多万元，村民人均分红8800元。

依托风韵尽在山之巅的绿色优势，将险村搬迁改造与发展乡村旅游相结合，通过村庄改造“惠民生提颜值”。从2015到2016年，完成135栋精品别墅及旅游配套设施建设，民俗旅游户增加了5倍，全村家家捧起了“绿饭碗”。村集体利用打造“灵山冰雪节”“聚灵峡穿越之旅”等多个旅游文化活动品牌，推动“绿水青山”转化为“金山银山”。

村里整修了道路、上下水管道、水冲式公厕，栽植了多种树木和花草，打造了一处“三湖公园”，美丽山村犹如人间仙境，游客越来越多。

除了8套精品民宿，其余人家都是普通民宿，虽不豪华，却干净舒适。于广云说，现在中等收入家庭多，普通民宿价位低，很受欢迎。52岁的赵连荣家是典型的普通民宿，一层是厨房、饭厅和自主居室，二楼供游客居住。每一间都干净整洁，并带卫生间。院里种满鲜花，还有一架秋千。每年从五一到十一，家里游客不断，一年能挣十来万。

卢文惠是甘肃人，1998年在灵山打工时与村里的小波恋爱，后因村里穷，狠心离开，到城里打工。小波多次进城追求，真情感动下，卢文惠又回村和小波结了婚。她说，那会儿家里是破土房，连院墙都没有，现在有了楼房，搞旅游接待，一年可挣七八万，年底还分红，不仅还清了结婚时借的4万元债，还买了汽车，日子有了底气，又生了二胎，一儿一女，幸福无比。

过去因为穷，村里光棍多，不少男人娶不上媳妇。现在的村子成了一棵梧桐树，自然引得凤凰来。日子好了，村民的心胸更开阔，眼光更长远，在旅游接待中，不仅没有户与户之间的恶意竞争，还形成了大户带小户，户户相帮、人人相助的良好风气。

精品民宿让梁家庄脱低走高

梁家庄是清水镇另一个中型村庄，坐落在大山的皱褶之中。2010年关闭煤窑后，沦为低收入村。全村303户，498人，2016年低收入户95户，166人。2016年入村扶贫的区住建委下决心从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入手，首先解决用水问题。区住建委协同相关单位于2017年实施饮用水改造工程，投资70万元，铺设了1100米管道，把水涧沟的山泉水引到村里。2018年，“用水无忧”计划启动，修建了180立方的水池，不仅解决了20多户地势高的村民饮水问题，还彻底改变了全村定时供水状况，村民打开水龙头，看着清澈甘甜的水流，脸上绽开幸福的笑容。

通过调研，2017年8月，区住建委率先提出了“立足生态涵养定位，依托红色资源打造精品民宿”的产业帮扶思路，联系开发企业和房屋中介机构募集资金140万元，成功打造了“栖隐山房”和“观览山居”两套精品民宿样板院落，帮助梁家庄村在建立主导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“第一步”。2019年，北科建集团在镇党委的支持下，对村民闲置院落进行整体开发，和梁家庄村共同成立了“北京梁家庄创艺乡居文化有限公司”，充分利用国企实力，对42套闲置民宅进行盘活开发，打造精品民宿，股权向村集体倾斜，村集体占股51%。2019年11月第一批17套精品民宿开始运营，到今年6月，累计营业额达65万元，解决村里稳定就业45人，并且与低收入户的利益紧密连接。

在高雅别致的“栖隐山房”，村里的原低收入户张建梅和孙荣星正在愉快工作。张建梅说，自打到民宿当管家，每月有了固定收入，经济有了保障，生活有了奔头，也有了意义。孙荣星的老公常年有病，生活不能自理，需要照顾，她说，干这个工作守家在地，既有收入，还能照顾家。

五六月间，村边半坡上，村民正忙着收获高山芦笋，这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派到村里的第一书记帮助引进的，2018年种了90亩，2019年采收7000斤，区住建委协助销售，获利30万元。村里对公厕进行了改造，拓宽整修了道路，建了观景台，安装了护栏和发光灯。前来旅游的五位画家被美丽山村所感染，义务在墙上画了多幅大型宣传画。游客坐在任何一处民宿的窗前，都能看到眼前风景美如画。

脱胎换骨西达摩

山坡上大片的百合开得正艳，给野性的青山装点着高雅与浪漫，各种颜色的杜鹃为山村镶嵌了美丽的花边，一路灿烂，一路芬芳。温馨的民宅，舒适的民宿，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半坡之上。对面是街心公园，高大的杨树下，安装着各种健身器材，漂亮的长廊后面，满园高耸硕大的熟季花追着蓝天白云开放。

这是清水镇的西达摩村，位于百花山脚下的南沟，全村72户，140多人。以前村里靠煤窑生存，拉煤的大车小辆整天从村里的土路经过，全村尘土飞扬，煤灰遍地，山水和村子都是黑的。2010年关闭了所有煤窑，实施退耕还林，种植了百余亩果树。没有了煤的污染，金秋十月，山上的黄栌、元宝枫、火炬树、银杏等树的叶子都露出了真容，声势浩大的红领衔彩叶秋山，红浪奔涌，美轮美奂。村里在红叶景区修建了步道和凉亭，并举办了四届红叶节，引来众多游客观赏。村里的12户低收入户到2018年底全部脱低。2019年，民宿接待游客收入50万元，仅林权收入人均4000元，护林员、水管员、卫生保洁员，每份工作都有工资，在村集体出工每天挣80元，村人均年收入18933元。77岁的村民徐殿禄说，现在家家生活都不错，全靠党的好政策！

“卖炭翁”后代从山水中提炼幸福

妙峰山脚下，有一个历史上以烧木炭为生，为京城供应木炭的小村，名曰炭厂。炭厂村属妙峰山镇，地域面积12.5平方公里，210户，410人。村里过去有大小炭窑40多个，“卖炭翁”们日复一日地砍着山上的植被，烧成木炭，或用架子背，或用牲口驮，把木炭卖到京城，祖祖辈辈过着“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愿天寒”的日子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炭厂村经历了三次产业转型，从烧炭转向以粮为纲，又到林果，都没解决温饱问题。从2004年开始，村党支部书记邢卫兵带领领导班子不断发现家乡的山水价值，下定决心从山水中提炼舒心日子。贴近自然、贴近本色，并且像诗人一样发现细节，营造意境，最大限度呈现自然与文化之美。为了留住乡愁和历史，专门打造了烧炭历史的雕塑群。在区镇党委的支持下，修通了通往大西沟景区的道路，神泉峡景区2010年5月正式接待游客。近两年又利用冬季成功打造了冰瀑和冰灯景区，把自然山水变成梦幻般的冰雪世界，冬季游客数量超过夏季。

抗战时期，炭厂村被日本鬼子烧过13次，村里出了11位革命烈士，1941年7月，昌宛县佐公署在炭厂村成立，挺进剧社也曾在村里居住，村里的马家沟曾设有情报站，村人以卖炭作掩护为共产党组织送情报……根据这些红色旅游资源，村里在神泉峡用雕塑重现当年抗战情景，并且建成村史馆和红色文化纪念馆。

村里实施险村搬迁，2016年完成住宅改造，建成阶梯式新村，2017年村内道路加宽，建成水冲式厕所，厕所不仅干净整洁，冬天还有地暖。修建了停车场，绿化不断升级。村前村后是青山，青山下边流清泉，绿树繁茂，鲜花似锦。无论春夏秋冬，村民有的看山护林，有的打扫村内卫生，有的在景区服务，有的搞民宿旅游接待。全村人人有活干，家家有钱挣。

77岁的村民李成民说，我爷爷当年赶着牲口卖炭，一天走不到京城，现在小山村融入了大世界。村民李宝玉说，现在的生活要说感受，就两个字：舒心！

行走在苍茫的大地上

□安　宁

定居内蒙古10年，第一次真正地用脚步去丈量这片1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。

在长达十余天的旅行中，每天都在马不停蹄地行走，这片大地之于生命的意义，便在这样的行走中清晰浮现。从有着风起云涌战争历史的乌兰浩特，到处处有民歌传唱的广袤科尔沁，而后一路向西，抵达阴山脚下黄河水浇灌的富饶的巴彦淖尔；从北向南，从东向西，穿越几千公里，行经科尔沁草原，俯瞰库布齐沙漠，遍览河套平原，追随黄河浩荡足迹。这蜿蜒起伏的大地，如此波澜壮阔，气象万千，以至途中行走的我，拖着疲惫的身体，却不忍心闭眼休憩片刻，只怕错过转瞬即逝的夕阳，或者变幻莫测的云朵。我只想看一眼，再看一眼，仿佛自己无意中闯入一片神圣的高原，这突如其来的永恒之美，瞬间将我俘获。

在定居内蒙古最初的两年，我曾在《呼伦贝尔草原的夏天》这本书中，以外来者的好奇视角，书写过这片与我泰山脚下的故乡迥然不同的大地。但很快我便发现，这种猎奇似的写作不能长久，于是我放下笔墨，用五年的时间，以“乡村三部曲”的形式，孜孜不倦地描摹我童年的故乡。在此之间，所有关于内蒙古大地的写作素材，都以宝藏的形式，深埋在某一个地方，只等某一天，山洞豁然打开，我走入其中，看到已与生命融为一体的闪烁的珠宝。当为故乡写完第四本书的时候，我发现“乡村三部曲”中随处可见的嘲讽与刻薄，慢慢从我的文字中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对乡村卑微生命的包容，对人们鸡零狗碎命运的悲悯。自然中的每一种生命，小到朝生暮死的蜉蝣，大到重达百吨的蓝鲸，甚至一片落在草尖的雪花，一滴檐下坠落的雨珠，都值得我们给予敬仰。万物相爱，人与自然中的一切和谐共生。这样开阔的生命启示，是广袤苍凉的内蒙古高原，给予我人生的恩赐。

我因此热爱内蒙古这片大地。而此次跨越东西南北不同地理风貌的行走，将这片土地蓬勃孕育出的创作素材，第一次清晰地推到我的面前。我知道我将慢慢停止对齐鲁大地的书写，转而去汲取生命中第二故乡赐予我的永不枯竭的写作源泉。这是一片热烈又孤独的大地，人们在这片千万年前就已隆起的高原上，深情地歌唱，执著地起舞，炽热地相爱，寂静地老去。不管时代的风云如何变幻，战争的铁骑怎样横扫，它们终将化为缥缈的烟云，只有那些动人的歌舞从未消失，在这片水草丰美、群马驰骋的高原上，蝴蝶一样自由地飞翔，花朵一样肆意地绽放。

在乌兰浩特，我看到战争的足迹，它行经这片火红色的土地，残酷扫荡着一切，却又在更为强大的时间面前，烟消云散，化为历史。无数的生命，从大火焚烧过的泥土里落地生根，顽强生长。一块石头在草原上静默，一头奶牛在山岗上吃草，一个牧民在秋天里劳作，一只蜻蜓在阳光下飞舞。他们各得其所，互不打扰，却又如此和谐，互为风景。这秋天孕育中的草原、农田、森林、河流，它们什么也不说，它们将躁动、喧哗、虚荣、攀附、功名，全部沉淀、过滤，最终化为广阔的空，而后归入虚无。只有饱满的庄稼站立在大地上，满树的沙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静默无声的草捆仰卧在山坡上，归流河朝着未知的远方，悄无声息地流淌；夕阳在天边慢慢隐没，旧的一天结束，新的一天，在黑夜的尽头即将抵达。

在库伦旗的三大寺，我看到两株沧桑古老的暴马丁香。几百年来，它们沐风栉雨，深情相望，从未厌倦。亲手将它们栽下并奉为菩提日日浇灌的僧人，早已不在人间。老旧的院门也已斑驳衰朽，树影落在长满青苔的砖瓦石块间，古老的钟声从遥远的时光罅隙中传来。一切都在褪色、老去，只有这天地间比人类更为枝繁叶茂、亘古长久的生命，向着永恒的天空，伸展着闪亮簇新的枝叶。鸟儿不理人间的悲欢，飞落在丁香遒劲的枝干上，凝视片刻头顶广阔的深蓝，便倏然振翅，杳无踪迹。热闹的人群已经散去，风中轻微颤动的暴马丁香，在此刻的秋天安静孕育着果实，那果实记录着风雨，也记录着载歌载舞、祈求风调雨顺的人们的面容。

我在巴彦淖尔，只想看一眼黄河。因为它流经河套平原，一路向东，最后在我的故乡——齐鲁大地，注入渤海。看到奔涌不息的黄河，就如看到自己生命的来处，一粒种子无意中撒落泰山脚下，在乡间野性生长，而后被命运偶然间吹离故土，抵达塞外。而这条流经九个省（自治区）的母亲河，它的血液中散发着我所眷恋的气息，它滋养着阴山脚下富饶的河套平原与乌拉特草原，让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们，却能收获一片肥沃的绿洲。这烟波浩渺的母亲河，它携带着一百多万年前的泥沙，穿越历史的隧道，宛若一个巨人，在无边的大地上浩荡前行，发出响彻云霄的低吼。千百年来，多少王朝化为废墟，就连阴山岩刻的古人，也只留下神秘莫测的符号，而后消失不见。但见证过所有王朝兴衰的母亲河，却生生不息，永不枯竭。

或许，命运将我带到这片蕴蓄着蓬勃的生命之力，也纳阔着人间哀愁的大地，是为了让我站得更高一些，看清宛若星辰散落大地的生命的珍贵。这生命不仅包括我们人类，也包括大地上所有的野兽、牛羊、马群、飞鸟、花草、树木。所有存活于世的生命，共同构成了我们栖息的美好家园。它有着永恒不朽的力与美，它弹奏着和谐动人的音律。这生命的伟大，值得我永不停歇地用文字去记录、书写、赞美。

金州故事

□鹤　蜚

如果把金州城比做女人，金州城一定是金普新区的祖母。

州作为行政区划，在西汉时期就已现萌芽状态，到东汉末年才成为正式行政区。辽宁带“州”字的地方本就不多，有锦州盖州海州银州，金州名列其中。

早年的金州指金州城，而金州城属于金县管辖。金县全域改为金州是后来的事。

金州历史久远，名称始于金代。战国时属燕辽东郡，汉置沓氏县，仍属辽东郡。清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载：“沓氏城，在卫（金州）东南。”据史载及遗址考证，当在今大李家街道。三国魏景初三年（公元239年）因辽东城乱，“以辽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，立新沓县以居徙民”（新沓县故地在今山东省淄川县境内），两晋、前燕、前秦、后燕属平州辽东郡。后燕光始四年（404年）高句丽割据辽东，于金州地置卑沙城（大黑山城）。唐代属安东都护府积利州。辽代属东京道辽阳府。金代，袭辽制，置苏州，属东京路辽阳府。金皇统三年（1143年）降苏州为化成县。金贞佑四年（1216年）升化成县为金州。“金州”之名自此始。金兴定二年（1218年）置金州防御使。

后历经朝代更迭，金州几度变迁，于1913年改金州厅为金县，隶奉天省。1925年改属沈阳道。1929年废道制，改奉天省为辽宁省，金县直属辽宁省。直到1987年，金县撤县建区，改为金州区。

我对金州最早的认识始于父辈。

父亲出生在当时的金县登沙河镇旗杆底。爷爷是富家子弟，又有着桀骜不驯的文人气质，擅长书画，他长年在外云游，最喜欢待在地方就是金州城里，做画写字，以文会友，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回家。爷爷回家的时候，父亲兄弟几个总是围在爷爷身边，听爷爷讲金州城的奇闻异事、风土人情。在孩子们的想象中，金州城里名人多，趣事多，金州城里的人仿佛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那时候，金州城曾经是父辈们最向往的地方，他们只盼着快点长大，好跟着爷爷到金州城去长长见识。然而，旦夕之间，不幸已至，就在父亲8岁那年，爷爷不幸去世。那时候，大伯10岁，三叔4岁，最小的叔叔还在奶奶的肚子里。爷爷的突然离世，一下子击碎了兄弟几个的梦想，他们不得不开始为活着而跋涉，为摆脱贫穷而奔命。他们在奶奶的庇护下，艰难地成长，贫穷的日子让人绝望，却也会生发出摆脱命运的动力。乡村的每寸土地都蕴藏着与生俱来的渴望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每一扇窗户都挡不住外面世界涌进来的阳光，从小到大，兄弟几个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过上好日子，他们渴望走出乡村，走出旗杆底，走出登沙河，到金州城里去，去闯荡，去安家，去成就一番事业。

大伯最早离开老家，他在金州的一家木器厂当上了技工，他只身一人在外打拼，留下家眷在老家守着奶奶和老宅。后来，三叔也去了金州城，当上了工人，住在金州孔庙墙外的一排平房里。在那里，他娶了漂亮的三婶，她是跟随父母从山东老家闯关东来金州的。童年时，我们全家经常会在三叔家停留，相约一起回老家过年。三婶没有女儿，她最喜欢给我编辫子，遇到庙会的时候，我经常会翻过高高的围墙，去隔壁的孔庙看热闹。四叔为了离奶奶近一些，到了离家不远的登沙河镇，如愿地在一家国营厂当了工人。

父亲离开老家比较晚，他从乡村出走的愿望虽然强烈，却费尽周折。当时，父亲已经是生产队的大队长，算是个村官，还是组织的培养对象，当时要离开已经很难了。但是父亲早就想离开家了，他的野心更大，想要去更远的大连。母亲正怀着二哥，大哥也正是顽皮的年龄，本来父亲当了大队长，生活有靠，又有前途，而且母亲从娘家带来了本钱，正要大兴土木，准备盖新房，这时候，父亲却要去大连，母亲坚决不同意。一向好说话的父亲这次态度坚决，而倔强的母亲也不相让，赌气回了娘家，以示抗议。母亲在娘家待了几天后，父亲并没有去接他们母子，感觉不妙的母亲又匆匆赶回家。她一进家门，看到炕头上放着一个纸包，里面包着一双崭新的黄胶鞋，母亲二话没说，挥起斧头就把胶鞋砍成几截，扔到了院子里。父亲回来看到丢在院子里被砍坏的新鞋子，火冒三丈，拿起条苕就去追打母亲，母亲吓得躲进奶奶的屋里不肯出来。奶奶把门插上不让父亲进去，父亲愤怒地吼道：你就是把这房子点着了，烧成灰，我也要去大连！

奶奶开明，她支持父亲出去闯荡。她对母亲说：男人一旦拿定主义，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

父亲走后，母亲不为所动，在家里大兴土木，在家里新起了三间阔气的大瓦房，还修了宽敞明亮的前后大院，母亲带着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，住在阳光明媚的大房子里。她捎信给父亲，告诉家里的一切，期待父亲尽快回来。

父亲到了大连，对母亲拼力建设的三间大瓦房不屑一顾，来信让母亲快去大连，但是母亲不为所动，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日子，其艰难可想而知，只是一直在不服输地硬撑着。后来父亲不再来信，村人也开始说三道四。父亲生得英俊，母亲想象着某个女人出现在父亲身边的情景，渐渐有危机感，她开始着慌、坐立不安，她给父亲写信，让父亲尽快回家。父亲一开始还经常回信，后来干脆连信也不回了，母亲就迫不及待地一封又一封地写信，她从起初急着让父亲回家，到最后请求父亲快点回来接他们母子到大连，信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
父亲知道母亲中招了，他的目的达到了。他专门请假回来接母子三人。母亲眼看要放弃三间大瓦房时，一脸泪水。父亲说，到了大连，有比这更好的房子。大哥说，那天，父亲挑着扁担，扁担一头的筐里装着二哥，另一头的筐里装着不多的家当，父亲挑着担子，领着大哥，带着母亲，一起往登沙河火车站去。母亲对她亲手建造的房子留恋不已。她难舍亲手打造的小家，一步三回头地跟在父亲的后面。大哥说，他记得很清楚，那天，公社的高音喇叭里正在广播侯宝林的相声，母亲是一路哭着又一路笑着离开老家的……

我是在大连出生的，但我总说自己是金州人，我对金州充满了感情。金州于我，是那样的不凡，金州注定是个创造奇迹的地方，在大连发展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1984年，国务院批准成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，选址就在金州区的小渔村马桥子村。这是国家批准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，被称为“神州第一开发区”。

从金州马桥子的一个小渔村到开发区，再到30年后诞生的金普新区，如今的金州，已经完全融入到金普新区的血液中。作为第10个国家级新区，金普新区这座宜居宜业的产业新城，正不断发出“金普声音”，创造新时代的“金普奇迹”，正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。

当年，父辈为了摆脱贫困，离开了乡村，那些因贫穷出走的伤痛，都成了抚慰岁月的回忆。山海关不住，投资到金普，这如虹的豪迈气势，恰合时代精神，新一代的开拓者，正在书写可歌可泣的历史新篇。